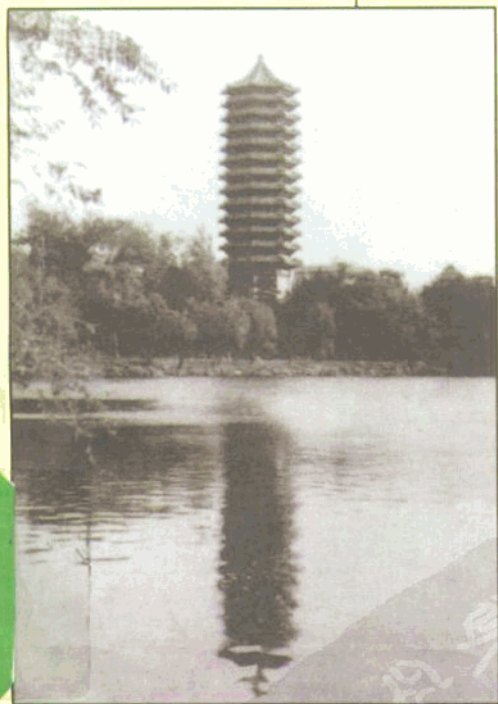


北京旧闻丛书

# 燕园师友记

北京  
燕山  
出版社

马嘶 著



敬献给母校  
北京大学百年华诞

## 红楼情结与燕园之恋

### （代序）

我所见到的每一个曾在北大生活过的人，不论他是受业于沙滩红楼，抑或负笈于燕园，一提及母校，他们都会表现出强烈的眷恋、渴念、向往和自豪之情。而且，这种如游子依恋母亲般的情感，竟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剥蚀而愈久弥坚。由此我慢慢体悟出，这种如宗教信仰般虔诚与执著的红楼情结与燕园之恋，是每一个北大人天然存在着的弥足珍贵的神圣情感，甚至连那些曾经在这里蒙受过屈辱、遭遇过厄运的人也不例外。我未曾见过憎恨北大的北大人。

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北大人，各自有着特定的怀念内容。已入老境的前辈学人，常常回味沙滩附近那些专为红楼而存在的小公寓、小饭铺、小茶肆里寒伧而有趣的生活；从燕园走出来的几代学子，总是兴味盎然地怀念那诗情画意的湖光塔影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然而，令不同年龄的北大人魂牵梦萦的共同的東西，便是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由科学与民主精神凝铸而成的幽邃学魂，那便是被具体概括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虽然这是抽象的、无形的，但它却又无处不在，它潜入到每个北大人的心中，塑造了他们的灵魂。这种应该称之为“北大精神”的东西附着在每个北

大人身上，它又自然折射为那种神奇般的情结与眷恋。

不同年龄的北大人，还常常自豪地历数着一些大师的名字，不管他们有没有受过那些人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直接惠泽，但大师们确实曾活跃在这里的讲坛上。在那些值得北大人自豪的名字中，有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寅初、汤用彤、俞平伯、周培源、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宗白华、魏建功、王力、冯至、曹靖华、翦伯赞、贺麟、江泽涵、王竹溪、张景钺、黄昆、傅鹰、季羨林、邓广铭、周一良、陈岱孙、张岱年、侯仁之……

我是1953年秋季进入北大中文系的，那时，大规模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刚刚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所名校合并为二，新的北京大学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法各系科的精萃，由沙滩红楼迁至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名师荟萃、学风严谨、读书空气异常浓郁的大好局面。从社会大环境来看，那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举国上下，万象更新，热气蒸腾，全国人民团结奋进，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旭日东升。负笈燕园四年，是我的一生中精神最为昂扬、心情最为愉快、求学最为上进、生命色彩最为亮丽的时期。待到我们修业期满，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之时，新中国第一次使知识分子精神受到严重摧折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便开始了。我们恰好在燕园度过了幽雅平静的四年读书生涯。

那几年中，我有幸受业于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亲聆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人格力量给予我的惠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由此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根底。

我的业师们多是出生于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和本世纪最初几年，他们是“五四”新思潮直接承受者，是世纪之交西学东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汇互补的受益者。这些学贯中西的世纪学人，那时多正处于四五十岁的壮盛之年，但他们早已是驰名海内外的大学问家乃至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学界耆宿了。而今，他们多已成为古人，尚健在几位也已是耄耋老人了。

与我同窗共学的学长学友们，颇不乏有志之士，博学多识之辈。他们静心敬业，孜孜矻矻于学，在名师指教和燕园学风的熏陶濡染中，如苍劲大树般挺立起来，许多人如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了。而今执教于北大讲坛、活跃于学术文化界的那些饱学之士，有不少是我在燕园负笈时的学友。

离开北大整整四十年了，这期间，我回校只有很少的几次，而间隔最长的一次竟达 22 年之久，那当然会有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之慨。然而，母校的形象却一天也未曾在在我心中淡化，怀念之情一刻也不曾稀释。从刚离开北大那时开始，我就以极大的兴趣去倾听来自燕园的各种信息（令人兴奋的和使人担忧的），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燕园师友们的学行业绩。哪怕是并不重要的一点点关于北大的消息，或者是哪位北大师友又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一篇论文，我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把从书籍报刊上读到的，或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关北大的事情，都尽可能的或摘抄、或剪贴、或复印、或记录下来，并且妥为保存，成为我珍贵的藏品，几十年来，我积累的资料可谓不少。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渐渐意识到，我是在读北大，研究北大。因而，当我在 1996 年某一期《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读到一位研究生提出“建立北大

学”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时，我很是赞赏他的观点和倡议。在研究北大的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北大的了解（当然，这种了解总是很肤浅很有限的），也凝炼了我的红楼情结与燕园之恋。而这些，又恰恰成了我的生命和精神不断亢进的强大鼓动力。每当我想起北大的师友，每当忆起在燕园的那些美好的青春时日，我的身上就陡然增添了一种力量，我就不会颓唐，不会消沉，不会懈怠，我就会不断地上进、求索、创造。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对业师们和一些学友们的生活经历和学行业绩进行了追踪探究，对他们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研讨，并结合追忆自己亲历之事，以《燕园寻梦》为总题，开始撰写怀念与记述燕园师友学行的系列纪实文字，意在为北大的两代学者画像。通过追索描绘本世纪后半叶集聚于这所最高学府中的一些著名学人的学行轨迹，揭示燕园无处不在的幽邃学魂和北大人执着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文章陆续在国内一些文化、学术、人物类报刊上发表，十余年间已写了近五十篇。所记述的北大学人，师辈中有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金岳霖、宗白华、冰心、杨晦、魏建功、王力、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高名凯、袁家骅、章廷谦（川岛）、王瑶、冯至、曹靖华、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何其芳、力扬、蔡仪、李赋宁、乐黛云、毕达可夫等。同辈学友有廖静文、江枫、刘绍棠、袁行霈、李厚基、刘纳纪、谢冕、张炯、温小钰、崔道怡、孙克恒、林昭、奎曾、王磊、任彦芳等。涉及的人物近百位。

从1898年（戊戌）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肇始，北大已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我初进燕园时，母校刚刚

过了 55 岁生日，而今却已到了她的百岁寿辰，我也已过了花甲之年。为纪念母校百年华诞，特将这本《燕园师友记》付梓，算是一个虔诚的学子献给母亲百年的一份薄礼。

马 嘶

1997 年 8 月

## 目 次

|                         |         |
|-------------------------|---------|
| 红楼情结与燕园之恋（代序） .....     | （ 1 ）   |
| 学生眼中的马寅初校长 .....        | （ 1 ）   |
| 未名湖畔，周培源的爰音 .....       | （ 8 ）   |
| 哲人的魅力 .....             | （ 12 ）  |
| 像大地一样丰腴而质朴——忆杨晦先生 ..... | （ 18 ）  |
| 国学大师魏建功 .....           | （ 27 ）  |
| 到冰心家中去 .....            | （ 33 ）  |
| 王力先生的治学与讲学之道 .....      | （ 39 ）  |
| 游国恩与浦江清 .....           | （ 45 ）  |
| “三剑客”：从清华园到燕园 .....     | （ 49 ）  |
| 林庚风采 .....              | （ 57 ）  |
| 听吴组缃教授讲《红楼梦》 .....      | （ 62 ）  |
| 曹靖华在课堂内外 .....          | （ 67 ）  |
| 冯至先生的一次演讲 .....         | （ 73 ）  |
| 记周一良、邓广铭教授 .....        | （ 78 ）  |
| 追怀周祖谟先生 .....           | （ 82 ）  |
| 鲁迅故居的一次活动 .....         | （ 87 ）  |
| 侯仁之和北京历史地理研究 .....      | （ 90 ）  |
| 金克木先生 .....             | （ 96 ）  |
| 张中行先生小识 .....           | （ 104 ） |

|                            |         |
|----------------------------|---------|
| 雅人张中行 .....                | ( 107 ) |
| 何其芳印象 .....                | ( 110 ) |
| 蛰居在中关园的诗人——忆力扬 .....       | ( 118 ) |
| 李赋宁：西方文学探幽的导游者 .....       | ( 124 ) |
| 王瑶先生在五十年代 .....            | ( 130 ) |
| 听蔡仪的美学课 .....              | ( 135 ) |
| 乐黛云先生二三事 .....             | ( 139 ) |
| 毕达可夫和他的《文艺学引论》 .....       | ( 145 ) |
| 到燕南园去 .....                | ( 149 ) |
| 未名湖畔结诗社 .....              | ( 153 ) |
| 陋室赋 .....                  | ( 160 ) |
| 李厚基学长 .....                | ( 165 ) |
| 编辑家崔道怡 .....               | ( 171 ) |
| 不悔少作的刘纲纪学长 .....           | ( 175 ) |
| 衣带渐宽终不悔——廖静文和《徐悲鸿一生》 ..... | ( 181 ) |
| 他安息在西部大地上 .....            | ( 187 ) |
| 吸燕园灵秀，铸幽邃学魂——同窗袁行霈 .....   | ( 193 ) |
| 学友奎曾 .....                 | ( 202 ) |
| 初识刘绍棠 .....                | ( 209 ) |
| 沂蒙山的歌者——怀王磊 .....          | ( 214 ) |
| 文弱女子性刚烈——忆林昭 .....         | ( 220 ) |
| 福建才子谢冕与张炯 .....            | ( 227 ) |
| 温小钰的青春 .....               | ( 234 ) |
| 冀中大地之子：任彦芳 .....           | ( 240 ) |
| 《红楼》杂忆 .....               | ( 247 ) |
| 北大图书馆素描 .....              | ( 254 ) |

## 学生眼中的马寅初校长

五十年代初、中期我负笈燕园之时，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每一个北大人都有着一位资深名重、学人景仰，生活经历富于传奇色彩的老校长而感到自豪。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似乎都达到了一种无言的共识：马寅初校长的名字是同科学、民主、进步的北大校风传统如此协调统一，他似乎就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当之无愧的代表和北大精神的象征。

那时，马寅初校长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了，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马老”。这种虔诚的称呼几乎包容了北大全体师生对他的尊崇敬仰和热爱之情，不论是当着他的面，还是在背后，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这样称呼他，那完全是自然的、自发的、自觉的、毫无虚情假意的。这个“老”字，不只是指“年高”，主要指“德劭”，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和民主斗士，他以一个极有胆识和骨气的进步学者身份彪炳于现代民主革命史册。1914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以博士学位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轰动了美国的经济界，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学生的教材。而他却拒绝了该大学的聘请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大

学任教时，因公开揭露“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内幕而身陷囹圄。他曾多次冒着被绑架、失踪、进集中营乃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勇敢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大家尊敬他，在他被羁押期间，在重庆大学校园里修建了“寅初亭”。他那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硬骨头精神在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同时，马老还是一位老北大人，“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刚回国不久的马寅初被聘为北大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他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因此，他现在任北大校长是最合适不过的。

马老并不总是在学校里办公，他身兼国家多种重要职务，担任许多重要工作。那时，他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我国政府一些方面的决策工作。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薄一波和马寅初。他还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在中央身居要职，但我们还是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到他那矮胖的身影，听到他那宏亮的浙江话音。燕南园63号是他在校内的公寓，学校里工作忙时，他就住在这里。那是一个幽静雅致的院落，院内花木扶疏，绿草如茵。有时，我见到他从燕南园走出，到西校门附近的办公楼里去办公，或者到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去开会。冬天，为了节约煤炭，他便住进临湖轩的一间屋子，他的燕南园公寓便停止了暖气供应。

他常常陪同外国的国家元首、贵宾和一些国内外重要人物在校园里参观。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他同伏罗希洛夫在校园里会面交谈时的老照片，那是由北大校刊的记者拍摄的。1957年4月中旬的一天，正在我国访问的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陪同参观

了北京大学，我们曾列队站在西校门内夹道欢迎。每年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当校园里响起嘹亮的钟声，新的一年到来的最初时刻，全校师生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大餐厅进行团拜。马老矫健地走上主席台，以激励人心的宏亮之音向全校师生员工祝贺新年，会场上立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整个校园也陷入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团拜结束时，我们便争相在新的一年的最初几分钟里，向团小组长交纳团费。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马老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每学期不过一二次，每次都是在餐厅里举行，那里是全校集会的主会场，大厅里、大厅外、院子里都是听讲的人群，后来在餐厅旁又建了个学生小餐厅，开会时也坐满了人。马老一走上主席台，会场上便沸腾起来，掌声如汹涌澎湃的潮水，许多人站起来欢呼，还有人站在凳子上，高高地举起帽子摇晃，表现了对他的欢迎与爱戴。马老讲话从不拿讲话稿，似乎是即兴地侃侃而谈，但却又总是讲得极生动，极有条理，有着严密的逻辑性。援引一些重要的经济数字，他总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准确无误。他讲话有激情，富于鼓动力量，有时又讲得很幽默，很睿智，常常引发出笑声。他每次讲话时间都不长，似乎人们还没有听够，他便鞠躬下台，但又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讲话时讲到了锻炼身体的问题，讲了他登山、游泳、洗冷水浴的事。他谈兴很浓，便说，他曾把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写成了文章，交给了翦伯赞，让他在学报上发表，（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任《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主编）他不给登。因为翦伯赞就不爱锻炼身体嘛！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说起马老锻炼身体的事，这是人人尽知，传为美谈的。他

早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学会了“热冷水浴”的锻炼方法，即先进行热水浴，洗完擦干后，停几分钟再进行冷水浴，他每天早晚各做一次，不分寒暑，终生坚持不辍。他在年轻时养成的爬山、游泳活动，也一直坚持了数十年之久。在学校里办公时，他每天坚持做课间操，不论他在干什么事情，一到学校规定的课间操时间，他就走出办公室，在校园里随着广播音乐声认真地做操。作家刘绍棠曾在《想起老校长》一文中记述了马老拦住路过那里的学生，让学生们同他一起做操的事，那样的事我也遇见过。因而，马老的身体特别健康，耄耋之年仍是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最后以101岁高龄仙逝，成为我国著名人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我国的人口增长很快。1953年，我国进行了有史以来全国范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并且估计中国人口大约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马老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是一个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把人口问题列为自己的科研重点。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调查研究，而且是忧心忡忡，殚精竭虑。他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多次到农村里去做调查。他到浙江、江西、陕西、上海、山东、江苏和北京郊区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他的家乡浙江省，他前后竟去了三次，直接深入到农村生产大队去调查，几年中，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浙江省。得到

了许多真实材料和数据之后，他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他的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要点曾发表在报纸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许多人都知道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也看到了不同的意见和反映。

1957年4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大学大餐厅门口贴出了一张很惹人注目的大字海报，那是马老邀请全校师生听他演讲的一张公开请柬。请柬上写道：本人将于4月27日上午在大餐厅作关于“新人口论”的讲演，恭请全校师生前来助兴。落款是马寅初。这种由讲演者自己张贴请柬邀请听众之举，在当时尚属新鲜事，这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那一天，大餐厅里坐满了人，约有几千之众，都是看到他的请柬后主动来听讲的。马老这次讲话同以往不同，他带来了讲稿和一些材料，这无异于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讲课。他情绪激昂，兴致勃勃地讲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人口论述，又讲了许多生动的事例，那都是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深入农村调查得来的材料。他说，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过去一直说我国人口是四亿七千万，1953年人口普查，才知道已经超过了六亿，现在又过了四年，人口至少又增加了五千万。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二计算，十五年后将达到八亿，五十年后将达到十六亿。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三计算，十五年后将达到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将达到二十六亿，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将超过今天世界人口的总和。而这人口问题便成了我们的致命伤。他提出，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还要提高人口的质量。他建议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要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他还提出了一对夫妇生两个

子女的主张。他说，对人口发展不进行控制，就会出问题。

马老的讲话在听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讲话不断引起热烈的掌声。在整个讲话当中，马老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这是每个听讲者都能感受得到的。

后来，马老对他的讲稿又做了认真的加工修改，补充了别人提出的一些意见，写成了《新人口论》的文章，作为书面发言稿，提交给不久以后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便是6月间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和提案。谁知，他煞费苦心，建立在调查研究 and 科学分析基础之上，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赞赏的建议，却遭到了不应有的非议和批判，他并且从此走上了厄运。不过，那时我已经毕业离开北大了。

我离开学校到外地工作，不断从报纸上看到批判“新人口论”的消息，也时常听到来自学校的消息，那都是在校的学友们告知的。在康生的指挥策划下，北大也开展了对马老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经济理论的大批判运动，大字报都贴到了他的办公室和宿舍，甚至贴到了他的汽车上。有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马老，你是哪一个‘马’家？马克思一家还是马尔萨斯一家？”谁都知道，这语言原是出自康生之口。在重重的压力下，马老只好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那是1960年的1月。从1951年6月1日马老来北大任校长到他离开北大，差不多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从此，在北大校园里，再也看不见这位受尊敬的长者的踪迹了。听说，在离开北大之前，马老曾在一次大会上讲话说“兄弟是不怕泼冷水的，我天天在洗冷水浴。说兄弟是马克思一家也好，马

尔萨斯一家也好，马寅初一家也好。二十年后，政治家们会遇到棘手的问题，会感到困难，他们会想到兄弟的‘新人口论’，他们会后悔的。”

这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的深刻预见，这真是铮铮铁骨般的表态。

这使我想起我听到过的关于马老的一段轶事：1940年12月8日，马老在国民党宪兵团长的“陪同”下同重庆大学师生的告别演说时说：“古诗云，‘一将成名万骨枯’，蒋介石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这同样是一针见血的科学论断。

马老的话不幸而言中。二十年后，中国的政治家们不但视人口问题为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且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固定下来。人们十分沉痛地说：“错批了一个马寅初，中国多了几亿人口。”

马老从未屈服于压力，他有着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胆略与勇气。离开北大以后，他一直在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继续着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而最后，1979年9月，在马老97岁高龄之时，中央和北大对他进行了彻底平反，为他恢复了名誉，并聘请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他终于能在晚年重见光明，亲眼看到了真理与科学的胜利，他终得以含笑而去。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同马老没有单独接触过，但他留给我的记忆是异常牢固而深刻的，每当回忆起母校，我自然就想起了这位老校长。

## 未名湖畔，周培源的跫音

五十年代初期、中期我负笈燕园时，周培源先生是北京大学教务长、物理系教授。他是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由清华那边过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在如夏夜星空般璀璨的北大教授群体中，他无疑是一个放射着奇光异彩的巨大星座，他的存在给燕园增添了一份荣耀和自豪。

那时，周培源先生只有50岁出头年纪，正当壮盛之年，他总是精力充沛，情绪饱满，神采奕奕，器宇不凡。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和受人拥戴的学校领导，也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不论是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是穿一身半旧的蓝布中山服或者别的普通衣服，对于他，都是既合体又潇洒大方，总是那么风度翩翩，富有魅力。

刚来北大不久，我就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奇式的传说：有着世界声誉的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学家，我国理论物理与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曾在当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领导下从事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26岁任清华大学教授，与其他两位年轻的教授被称为清华园的“三剑客”；当今许多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是他的学生……这些神奇的传说后来被物理系的高年级同学所证实。总之，周培源的科学成就和翩翩风采，确实使燕园的莘莘学子们为之倾倒。

他在物理系担任着课程，并继续进行着湍流理论的研究，